

湘贛根据地資料汇编

第四集

吉安地委宣傳部《湘贛革命斗争史稿》编写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A B 团和“富田事变”是怎样一回事

A B 团最早产于法国，由康泽传入中国，外文的 A 是反，B 是布尔什维克，中文叫别动队。它是特务性组织。

1926 年，北伐军攻克江西，蒋介石到南昌后，便收买土豪劣绅组织反苏反共的 A B 团。A B 团头子是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组织部长段锡朋（永新人）（那时方志敏是农民部部长）。

A B 团的组织机构是：省总团下设秘书处、军事科、组织科、宣传科、暗杀科、交通科、审查科、经济科。各县成立县团部，区团部，区下设支部和小组，各组由三人组成。

A B 团的发展手段：规定每个 A B 团分子每月至少发展一名，加入 A B 团一般分子可得洋五元，重要分子可得 30—40 不等。加入手续是 1、填写志愿书。2、吃血酒。3、宣誓。4、A B 团的誓词是：

“余志愿加入本团，服从纪律，遵守团纲，始终奋斗，消灭一切敌人，如遇反派拿获，宁愿千刀万剐，决不漏露本团秘密，连累同志，尚违此誓，全家同遭天诛地灭，雷打火烧。

此誓。

附：A B 团入团志愿书：

入
团
志
愿
书

××× 自愿加入本团，服从纪律，遵守团纲。

一点一滴为团努力，此系本人甘愿决非勉强。

介绍人 ×××
×××
×××

民国×年×月×日志愿人××× 誓

A B团没有什么反革命纲领，只是一味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

A B团的工作方法是采取威迫、造谣、利诱、诬蔑、挑拨离间、诬陷、暗杀、假冒名义等手段。

A B团上下级派人接头时不是采用介绍信，而是采取暗示的方法，暗示随时变更，暗号相符即为自己人。

A B团平时的反动言论：1、田是人家买的，不应该分且不一定分得成功，不能耕的人分了田地也是无用，白军一来，不是又收回去了么不如减租好，农民还可得到一些利益。2、抗租抗债等于抢人家的财产以后你要借钱，有钱人就不会借给你。3、跟着红军去打城市，是为共产党送死，并说红军是土匪。4、婚姻自主是公妻的主张，是将妇女随便抛弃。5、蒋介石是中国劳苦功高的开国元勋，有许多兵马，将来可以统一中国。

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蒋介石非法圈定A B团分子段锡朋等四人为常委，接着又派出大批所谓“特派员”来江西勾结土豪劣绅。段锡朋为A B团首领，以后用伪装手段陆续混入我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充当内奸。1930年，蒋介石以反动武装进攻我革命根据地，一面又密使A B团分子在苏区内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企图里应外合，摧毁苏维埃政权。有些A B团骨干分子还窃取了我苏区党政军中的重要职务：

姓 名	在 A B 团任职	在苏区机关中任职
段良弼	省总团团长	赣西南 Y O Y 特委书记兼省行委常委
金万帮	赣东总团长以后代理	省委委员，东路行委书记，省政府
又名曾	省总团长	委兼军事部长。
李白芳	省总团秘书长	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代理秘书长。
刘经化	中路总团长	赣西南常委、省政府办事处常委。

周勉	省总团财务部长	省政府财务部长
丛允中	赣南总团长	赣南行委书记、省行委常委
胡家驹	中路总团部组织科长	万安县委书记
谢汉昌	红军20军中AB团总团长	红军20军政治部主任
刘 敌	地方军中总团长(AB团)	20军独立营营长
曾觉非	红军学校中总团长(AB团)	红军学校总队政治委员

这些家伙利用职权，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处造谣惑众，反对分田，反对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反对扩充红军。。反对婚姻自由政策，主张解散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并于1930年12月在水南地区召开群众大会，说要打倒省苏维埃主席曾山，还说什么“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在会上还火激惑群众说毛泽东反水，而在AB团内部则公开响应伪师长张辉赞的进攻，接着在官田破坏了以曾山同志为首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动了反革命的十二月“官田事变”。事变的祸首是刘铁也就是刘铁超。

自从红军内部发现AB团破坏活动后，总前委就派李绍九率领一个连来官田进行肃反。将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委军事部长金万帮、财政部长周勉、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暂免现职，监视审查。李绍九又把20军政委曾炳生、20军独立营营长刘敌找来，商量20军如何肃反。刘敌回去便鼓动全营和队说：李绍九是反革命，要捉我们了。并率领全营部队进攻军部。李绍九就逃了出去。刘敌等人就占领了官田，包围了省苏和省委机关，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混乱情况。

由此，开始了反AB团运动。1931年1月，上海党中央派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项英等人到中央苏区恢复苏维埃工作，成了中央苏区局。地点设在永丰龙冈张家车大村内。达三、四个月。并从上海带国省电台、印刷所等机构来。苏区中央局成立后，即举行了县苏联席会议和扩大会议，讨论和处理“官田事变”问题，并决定在全省开展肃反。

同时成立周以栗为首的“官田事变”首要分子审判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首先把“官田事变”的头子刘毅执行枪决，然后公审谢汉昌、李白芳等（部队肃反在打龙冈以前就开始了）。各级政权成立肃反委员会。当时打出了这样一个布告：“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官田，打起红旗造反。乌龟三八相连。我军旗开得胜。胜利就在明天。。。。。。”

（A B团在闽西也进行了破坏活动，但不叫A B团，而叫社会民主党。）

当时“左”倾分子搞肃反扩大化。具体表现在：1、主要有人点了谁是A B团分子，就又如切菜，用残酷肉刑，挖眼睛，踩闷子，灌辣椒水，洗洋油洗身，铁烙，女人剥乳房等残酷情事，然后将其杀掉。2、真A B团分子诬陷革命者，到处乱杀，如宜黄黄陂一次就杀了一、二百人（其中有很多红军战士）。3、大搞逼供信，招了供的，说他是“反革命坚定分子”，也把他杀掉。4、不敢暴露姓名。如一个排长对战士说：小鬼，不要随便问别人姓名，你自己的姓名也不要告诉人家。若被人知道了，就有反党为A B团的危险。所以战士几个月不知道自己排长的姓名。5、随便戴“破鞋”帽子。有个护士（那时都是男的）和一个伤员很熟，上药时伤员呻吟，护士开玩笑说：你痛我不痛。于是诬他搞“破鞋”，当A B团分子杀了。

当时，王明派李绍九专门处理A B团问题的。李绍九是江西省委负责人（五次反“围剿”时牺牲了）。带着“左”倾路线，大搞过火行动。真正的A B团分子是抓出了一些，但也错杀了很多好同志。同时真正的A B团分子以伪装的手法诬害了很多革命者。

1931年，党中央又发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但仍然是用过左的方法。毛主席很快发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多次同“左”倾分子作斗争，提出对A B团只能肃不能杀，不能搞逼供信，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把情况弄清，才能按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决不能随便杀人。就是对A B

团分子也要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部不杀的政策。

毛主席这一指示发出后，情况大不相同，从此部队活跃了，敢说话了，恐怖心消除了。“三反”结束时，毛主席又指示各地，凡揭出A B团分子和嫌疑分子，不能自行处理，由中央统一处理。这就基本上制止了乱杀现象，真正的A B团分子也就很快被肃清了。

（赣西事变） 还在10月后攻打吉安时，就发现了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反动组织。他们利用立三“左”倾路线，以极“左”姿态，窃取了革命队伍的重要职务，如省委委员段良弼，省苏军事部长金万帮，财政部长周勉，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独立营长刘政等，都是真正的A B团分子。他们打着拥护“立三路线”的旗帜，高喊攻打南昌会师武汉，实现削弱红军的目。11月间，前委拘捕了谢汉昌，免去了金万帮等人职务，并予监视，但刘政却火煽动不明真象的人，说现在是工人阶级路线反对农民阶级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把赣西特委书记王怀拉过去，结成一处，召开赣西南特委扩大会（黑会），于12月包围省委和省苏机关，抢夺警卫连枪械，释放A B团首脑分子谢汉昌等人，把队伍拉到永新一带去，沿途张贴反动标语，把黄金埋藏起来，给苏区带来

危机。引起革命人民普遍不满。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认识不足，出现了严重的简单化，扩大化偏差。

抄自吉安市革命纪念馆

1980、5、1

说明：此材料原抄自永丰宣办，但未注明出处；材料中有些观点是否恰当，尚待研究。现且抄下，以作研究工作的参改。

——抄录者

✓ 陈洪时叛变材料

一、陈家庭、个人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

陈洪时出身大地主，个人省苏学生，陈表兄△△△任伪江西省剿共司令部参谋和伪萍乡教洲中学教员，陈洪时的提兄陈△△社建时为了勾通他们叛变及枪支问题畏罪自杀了。简历：陈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政治委员，留苏学生。叛变后，充当代专员，剿共司令官，骑马摔死。

二、陈叛变前的形势（背景）

一九三四年十月，我苏区红军主力师奉命北上抗日，湘赣省委以永新为中心，并活动于遂万太等地，月底入武功山活动，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古历正月，又伸入攸县南山等地活动。这时跟省委行动的有五个团的兵力（红一团以永新为中心，二团以新余，峡江为中心叫北路，三团以遂万太永新的南乡活动为中心；四团入湘南一带的醴县、安宁、耒阳、资兴等地活动发展，红五团跟省委一道活动。跟省委的还有一个特务队一个特务班（队原有90多人，六十支驳壳枪，还有花机关枪，班是十八人编制）特务班的任务是专门保卫省委，搞交通，找经济公路，专跟省委行动，连解大小便也由特务班战士跟去做保卫工作。

此外，有各地游击队及地下党组织活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很好。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陈抱着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贪生怕死，对革命失去信心，由政治动摇最后投敌叛变，出卖组织出卖革命，变为人民的罪人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三、叛变经过

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初五，从大平山的茅棚里，以陈洪时为前导，带译电员欧阳金，特务班长枪兵、医生、及陈洪时的妻子张运秀等人到高茅洲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姓龚的家的房子是一栋老砖瓦房，房东种曰，三、四十岁人，我党党员。在去姓龚的家里的

前夕，在茅棚里陈洪时曾对欧阳金等说：我们要去萍乡组织省委，人多目标大，欧阳金、龙承绪等人暂时不去萍乡，等省委组织好了，接他们去。（分别和欧、龙二人都说过要他们暂住龚家）。于是大家收起行李出发到姓龚的家吃饭。这天是端午节，吃了中饭陈洪时、龙和欧及姓龚的四人，由陈交待姓龚的说，关于欧阳和龙承金二人等在你家，生活上的钱由我负责，如果萍乡搞好了，就派人来接欧阳和龙二人去。古历五月初五傍晚，陈带领他的爱人张运秀，特务班长，医生、士兵（谭苛生等六人）共九人，一同在当天夜里步行到萍乡陈洪时家。龙和欧阳留在姓龚家住到古历五月初十日。就在这天晚上，陈洪时派了一个便衣来找龙与欧阳，说，那里已经搞好了。于是我（龙）和欧阳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十晚上下雨时，和那个便衣二人一直到萍乡陈洪时家。天亮时到达陈洪时家，陈对大家说：我等了一夜，你们怎么走一个通宵，你们去睡一睡，于是欧阳和我去睡了。第二天早上，陈洪时对大家宣布：现在苏区缩小，难以立脚，要向政府投诚。．．．．．有人听后哭起来（欧阳金却默不作声）后被陈洪时等叛徒说服了。陈又说：我们一道来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们有吃，你们也有吃，我们有穿你们也有穿，只有投降才是出路。．．．．．等等。当时陈洪时收集了欧阳金的密电码，皮包，一袋银元和其他枪支弹药，军用地图，文件和省委公章等所有东西交给了敌人。

一九三五年古历五月初十欧阳、龙、陈等人到了萍乡投敌叛变后翌日伪《萍乡日报》发表“携械投诚”大字报题的文草。全文大概问答：伪中央委员、伪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带领伪秘书龙承绪、伪译电欧阳金，医师△△△，枪兵八名，枪十二支，子弹△△△发，伪中央省委主要文件，译电密码、军用地图，中共湘赣省委公章等投诚起义。．．．．．一九三五年古历五月十五，叛徒们共同发表了“反共宣言”，其中内容是：苏区红军缩小，共产党的组织垮台，红军失败

3/2

逃席，我们为了个人前途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号召红军官兵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才是出路。．．．．．。

四、后果和影响

根据谭栏（又名娇仔。谭余保同志的女儿）等人证实。陈洪时、龙承绪、欧阳金等人投敌叛变后。苏区的红军什么情况都向敌人说了。敌人经常到武功山、大平山、棋盘山、官子山搜山。棋盘山搜得最多。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在棋盘山。我红军警卫营四十多人的武装队伍。被敌打得只救二十多人。一天打几仗。又有一次，也在这山上。被敌人打死十几个同志。其中一个是我家人。名叫谭勇强。扛一挺花机关枪。胸膛被敌人打了几个孔。流血流尽。谭勇强向志斌说：娇仔，你拿我身上通带里的50块钱去呀（说时，志斌已机关枪子弹走。我不行了。我背不起呀！（不久。谭勇强就死了。敌人在后山喊：抓、抓、抓、娇仔同志那晚只带十一块。上山时带的。天已黑了。幸未被捕。娇仔同父亲谭余保同志和红军游击队被敌人围在山上三天三夜未吃饭。只是吃野草充饥。不敢生火。谭余保父女被敌冲散。第三天早上娇仔喊：父亲。你在那里。敌人仍盘踞在山上没走被敌人听到了，忙叫：抓、抓、抓、把娇仔抓去了。当时娇仔化名刘三英。有个叛徒认出他是谭余保的女儿。而说是江西永新人（他会说永新话）。被吊羊（打土皮）而到山上来的。后来娇仔被关在碉堡里坐了四个多月的班房。解到攸县花村下。敌人要杀她。幸有个张秀英（偷到萍乡县长朱冠雄

解放后已决)说,他是个小孩,杀他干啥,就这样,留在他家做工半年。

又有一次,一九三五年吃茅粒时,谭余保同志几乎被敌人抓去。幸机见方地把银元往地上一抛,伪兵抢拾银洋。他乘机逃走了。谭余保的黑毛毯,被褥不久全部被敌人抢光。

他们发表宣言后,山上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看到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省委、省委密电工作人员也叛变了不少。有的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如湘赣特委书记颜福华也是在他们叛变后而叛变的安福县委书记刘加得也叛变了革命。安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整个苏区中央,红军用密码被敌人掌握而遭到破坏。湘赣边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的立脚地点也被敌人所控制,造成了湘赣边界的严重危机。

抄于言 抄于安福县委宣传部

《武功山游击材料之二》

1980、5、1

✓ 关于苏区肃反决议案

(1932年1月7日中央苏区中央局通过)

中央局在深刻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认为去年十一月苏区党大会是一般接受了“中央苏区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尤其是去年十二月中央局给各级党即指示信，更明确的给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一总的估量，并指出了一些正确办法。现在看来，仍然是不算的，并还有一些没有估计到的。至对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则是错误的，因此将立下列决议：

1. 苏区党代表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指出。“富田事变”是A 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 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确给了A B团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 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过去因为对A 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 B团扩大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 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自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 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群众都与A B团及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怀疑了，于是觉得A 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更严重对A 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 B团内斗争简单化了，缩小到“打A B团”的破获审查问题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完全缺乏的是。反A 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 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惟心论。特别严重的不分首领，尤其是不分工农分子都一律同样

处置这种错误结果。表现在对巩固革命势力的积极工作及没有充分执行。很多革命组织与机关因为“打A B团”而打塌了群众中甚至党内引起了恐怖与怀疑。使他们生活落入非常状态。同时肃反机关的政权非常广泛而没有限制。甚至参入过的反革命手中。党及青年团、工会组织，甚至于医院以及一切群众团体都可以自由的打“A B团”这一切估量 and 批评都是正确的。过去苏区肃反工作的中心错误。现在应该肯定的回答：是在对反革命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肃反革命的斗争方法中的错误。并且更是非阶级路线和非群众路线的错误。这种非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不分工农与异己阶级分子都一律同样处置。并表现在不以阶级立场上来观察A B团。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革命派而落入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疯狂心理中乱打A B团，结果使无产阶级与广大民众对肃反工作表现不积极。非群众路线表现在肃反工作完全没有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与争取群众。相反的反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现象使群众被反革命派来利用。因此中央局指示信说：“立三路线与党做调和路线和不分群众工作的错误都给A B团一个发展的机会。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肃反工作中的错误。不仅不能真正消灭A B团与社会党。相反的还是直接助长了A B团与赤（社）党的一时发展。江西A B团。闽西社党在一时内潜入了许多苏维埃政权与党的团的指导机关。甚至肃反机关本身。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党在过去在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错误及以后工作错误。才使他们能有一时期的“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恐慌和说苏区各级党和团的机关都被A B团社党坝占了。仍然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2、党内对 A B 团的认识所以如此扩大，发生如此恐慌，是有它思想来源，主要的是没有对自己阶级的坚持信心，不相信革命胜利的力量反相信 A B 团社会民主党的异己阶级组织比共产党还要严重，还要扩大，还能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结果还不相信肃反的成功，以为 A B 团是肃清不了的事，你不知道 A B 团社党之所以能欺骗群众，威胁群众全在于利用党的路线错误，工作错误，并非 A B 团社党本身的反革命政纲能得吸引群众，不以明确党的阶级路线与加强党的群众工作，来进行群众中的反 A B 团，反社党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以巩固革命的阶级路线。而一味地对 A B 团，对社党发生极度恐慌，这是基本认识上的错误。

3、反 A B 团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斗争方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名单凭口供大捕怀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甚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仅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回反革命影响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路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4、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外，在一个时期内竟形成超党超政权的独裁机关，如各地肃反委员会，一般的都没有集体的领导同时也很少受政权和党的监督和指导，有些地方政治保卫局（如江西）与上级断了关系后，竟不受当地的党和政权的领导，且他本身又根本无委员的集体组织，另一方面在有个时期内，党团政权中其他机关以及一切革命群众

团体，都可以自由肃反，自由捕人，这一切组织上的错误都给了 A B 团，社会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潜入组织来利用肃反机关，摧残革命分子的机关。

5、因此反 A B 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虽有了他的成功。但过去肃反工作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除掉中央局指示信中所估量的外，更严重的还有：因为肃反“中心论”在党内一时流行，群众斗争的发展遂受了抑制，因为反 A B 团反社会党的斗争方法的恶化与肃反组织上的错误，党和团的组织，一时受到削弱，政权和革命群众团体受到损伤，尤其是因此给予了一些错误倾向的干部，甚至 A B 团社党的分子都得到因此而潜入党内和政府机关，以致党与群众的关系恶化，政权和党及革命群众团体，在一时期内竟变成缺少生气的组织反反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便大大发展，扩大红军发展党与引进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来工作，便因为群众恐慌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这一切情形都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给予苏区工作的恶果，不但未完全肃清，且因肃反工作的错误大部分的在另一形式上表演出来，而阻碍着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因此，如果认为目前 A B 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已不成问题，可以置诸不问，这不仅不认识目前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形势，不仅是以肃反工作的错误又走入另一偏向，并且根本不了解党的路线和工作错误如没有彻底转变是最促长反革命活动的机会的。

6、中央局并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

完全是正确的。但对A B团的认识与处置A B团的方法，便犯了许多不同的严重错误，种下了肃反工作错误的根基。中央局△△△时，不因为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的错误，致使许多A B团的分子，得以乘机潜入党内，这更助长了反革命派的活动。后来中央局扩大会后，虽一般是向着国际路线转变且打击了对A B团调和错误以后，又曾指出肃反请依照阶级路线。但对于肃反工作的根本错误并未了和解执行及时纠正，以便上述错误继续发展和扩大起来走到党大会。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以后，才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揭发出来，并指出了正确的出路。过去这些错误的表现在地方工作中固然十分严重。即在红军中同样严重。有人以为在第一期红军中采取那种非阶级的非群众的路线的办法是对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中央局指示信，关于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是错误。闽西过去肃反工作，虽在最后一时期注意到工农分子自首自新的办法。但一般错误的严重情形，并不亚于江西。并不是肃反中的阶级路线执行的正确。一般地说，只有在党大会后。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各地肃反工作才开始转变。但这一转变，还仅限于上级地方红军，下级部队中，则普遍一条线的执行还很微弱。

下令后肃反工作才开始转变，而且中央来信及中央局指示信所指出的。

(一)要正确的认识什么A 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要与之大反革命力量减弱阶级自信的心右倾作坚决斗争。

(二)要坚决反对“肃反中心论”要懂得只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巩固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派。

(三)要加紧反A B团、反社党、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右派的思想斗争及教育工作。要加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反右派。党内与群众中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力发展。

(四)要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各项原则。必须立即执行下列的各项具体工作。

甲、要在群众中将A B团社党托罗斯基——陈独秀派一切破坏革命、破坏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破坏党团以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阴谋活动与反革命的暴动的材料于尽可能的会布出来。使广大工农群众深刻的认识这些反革命派的罪恶引起群众深刻的阶级仇恨。自动的起来和检举这一切反革命派残余的活动。以根本肃清他们在苏维埃区域的组织。这一切材料搜集应经过政治保卫局和肃清反委员会的帮助。由苏维埃政府负责公布。党应在思想上揭发一些反革命派乃至改组派、国民主义派、人权派、右派——的反革命理论与其政治主张。使群众了解这一切反革命派的丑恶与主张。根本与苏维埃革命不能两立。根本是国民主义国民党反苏维埃派的代言人的作用。而深恶痛恨他们。并且引起群众了解。只有明白了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与活动。才不会为反革命所欺骗。尤其要使群众了解。只有在明白了这一切反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是反革命的。而加以公开的斗争和反对以后。才能保障群众的革命战线的巩固。这一切在群众中与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要党不仅在党报上宣传教育鼓动工作上在出版小册子上。要加重这一工作。并且有经常的组织上工作上。在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上都要加紧这一工作。